

尚書正義

尚書正義

尚書正義卷第十三

金澤文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至梓材

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沮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

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爲首引初二三監叛又言紂命此

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
國康叔爲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
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
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
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
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
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
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
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爲方
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
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
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
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
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鄆鄆也其地理志鄆鄆之民皆
遷分衛民於鄆鄆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孔與同否未

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閒更遣人錢守自不知名號耳

傳命康至封字

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謚不見耳惟三至誥治

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趾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

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

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已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傳初造至集會

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趾作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辭矣

傳此五至於周

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

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
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
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
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
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
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
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猶至況導
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於洛納則庶
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
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
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
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至東土

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
又使我敎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敎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
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敎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
婦況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
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
皆以修治也上政旣修我西上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敎
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
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
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敘以文王之敎故也
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
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旣用受命武王無
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汝必法之

傳周公至敎訓

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
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即州牧也五

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躬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立云躬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摠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旣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

傳惟汝至教首

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

傳惠恤至示民

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

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

傳天美至武王

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旣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旣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於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旣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爲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數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者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適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

傳大于至王命

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爲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新民

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旣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下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傳恫痛至我言

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爲痛也瘵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己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己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己病也

傳天德至難安

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

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

傳弘王至之教

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畝至可殺

正義曰以上旣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勸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以此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勸明

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至則人

正義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刑人之無罪者也

傳化惡至修善

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

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傳劓截至得行

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割
官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則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
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
否未明要有則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
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至要囚

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
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
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旣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
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逮至於三月一時
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
傳言外至用之

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爲
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旣衛居殷墟又周承於

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

傳要囚至之至

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王曰汝至乃知

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爲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

傳陳是至故事

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

傳已乎至款心

正義曰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爲我以康叔爲己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爲言故云已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至弗慙

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爲之而不畏死此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

傳凡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爲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